



周原遺址 與西周銅器研究

曹 玮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

曹 玮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周原考古和西周铜器的研究,并发表多篇论著,现将其中 28 篇汇集成书。内容涉及周原遗址与铜器、西周铜器研究、周原甲骨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也论金文中的“周”》、《试论西周时期的赠赉制度》等对西周史和西周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曹玮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03-012441-3

I. 周… II. 曹… III. ①文化遗址-中国-西周时代-文集 ②青铜器(考古)-中国-西周时代-文集 IV.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04733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 责任校对:朱光光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4 插页: 1

印数: 1—1 300

字数: 379 000

定价: 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周原是姬姓王朝的发祥地。文献记载周人最初活动在今之陕西省武功、旬邑一带，即所谓郃、郃等地。据说周之先祖古公亶父因避戎狄之害而迁到岐山下周原，在此建都立国从而得以兴盛，传到文武时期国势逐渐强大，灭掉商纣，分封各地诸侯，遂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古国之一。关于西周王朝的历史，从孔子开始即有诸多论述，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西周历史的面貌越来越清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周原遗址的发掘。诸如京当凤雏西周大型建筑遗址，从中发掘出大量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再如，与其东西相望的法门召陈大型建筑遗址，也曾出土大量重要遗物。这些遗址的发掘为宗庙、殿堂、宫室等建筑的设计布局和建筑技术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随着周原工作的深入，相继出土了大量成组的青铜礼器、乐器、陶器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考古发掘中获得大量物质文化史料，从而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文献研究历史的旧方法，采取以出土实物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使近代学者对西周史的研究取得前人难以想像的成果。当然，启用各种不同的物质文化史料研究历史，远比单纯依靠文献要复杂得多，除了掌握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之外，必须具备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建筑学、古礼仪、古地理等多种学科知识，然后才能进行综合研究。曹玮同志撰写的《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一书，就是依据这些知识、综合了周原遗址出土的各种物质资料与文献资料写成的。

周原出土的西周时代甲骨文，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甲骨文之后，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轰动了海内外广大学界。曹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拾遗补缺，编著了《周原甲骨文》一书，并围绕周原甲骨文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这次均收在本文集中。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是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研究重点，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器的制造与工艺水平，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多附有长篇叙事铭文，记载周王和各大贵族之间的国事与家事，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最原始、最客观、最真实的史料。仅就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研究而论，收入文集的有《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论文依据的资料，主要是经发掘出土的各个家族的铜器群体铭文，经过对铭文的诠释和内容的分析研究而成，为研究西周时代的政治、经济、土地制度、婚姻家庭等均提出了许多新内容和新见解。

西周时代的礼制，自汉代以来即留下许多很有价值的论述。但是，由于当时缺乏实物考查，对某些礼器的名称和形状说不清楚，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把盛黍稷的

“簠”误说成“黍稷方器”。现在出土实物多了，经历代学者研究，不仅对器名、器形确认无误，而且通过实物出土时的陈列、配制，对礼制的内容也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像“礼制变化”、“随葬制度”、“赠赙制度”、“祭祀礼仪”、“编钟礼乐”等等，该论文集均有专题论述。

文集所收的文章多在考古学刊上发表过，资料真实可信无可非议，经过作者精心梳理，索引钩沉，细致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读后颇有感悟和启迪。曹玮同志在周原从事考古工作近二十年，有些重要遗址就是由他策划、组织和领导发掘的，许多重要遗迹多经他亲手进行清理，确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条件。由于他多年的辛勤努力，日以继夜地精心耕耘，撰写了多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此成绩理所当然，也是本可预料的。今其将多年的研究成果集于一书，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付梓之前，把稿件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能有机会重读一遍，兹将个人感受，恭疏短引，写成此序。

高 明

2003年9月20日

目 录

周原遗址与铜器

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	1
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	9
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	39
散伯车父器与西周婚姻制度	50
周原遗址的发掘与窖藏铜器的发现	55
卫盂铭文与西周土地制度的变化	66
九年卫鼎铭文汇释	72
从周原铜器看西周青铜器中的北方青铜文化因素	77

西周铜器研究

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	91
也论金文中的“周”	107
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	131
叔矢方鼎铭文中的祭祀礼	141
试论茹家庄西周墓地的器用制度——兼论西周后期器用制度的源流	145
西周编钟的礼制意义	152
西周前期南北方钟的比较与北传路线	158
试论西周时期的赍赠制度	165
西周时期随葬铜器中同名异穴现象的探讨	176
商周铜器窖藏	181
单氏家族铜器群	187
“高祖”考	190
周代善夫职官考辨	195
西周时代的重量单位	松丸道雄著，曹玮译 203
《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	231

周 原 甲 骨

释诂·····	238
周原甲骨研究概述与存在的问题·····	240
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	249

其 他

东周时期的赠赙制度·····	258
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	264
中国青铜时代人物造型问题的探讨——玉器人物造型篇·····	271
后记·····	284

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周先祖古公亶父欲避薰育戎狄之攻，“乃与私属遂去邠，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1]。立足周原，“邑于周地，故始改国号曰周”^[2]。周之大业自此起步。后人纪念这位先祖，“追尊古公为太王”，有“至于文武，缵太王之绪”^[3]、“王瑞自太王兴”^[4]的赞美之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将都邑迁至丰水西岸；武王继位，“修文王绪业”^[5]，又将都邑迁至丰水东岸的镐京，在西周时代，一直是周的都城。成王时，为控制东方，又修建了东都洛阳，但周人的故都岐周并未废弃，一直是周人活动的重要之地。

岐周故邑在西周时究竟何属，自汉以来，学者说法不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这一说法，影响较大，后世学者或信或疑，由此引起了故都岐周与周公封邑是一地还是二地的问题，故都岐周，地处周何处，都颇有争论。本文就上述问题，依据古代文献中的线索和考古发现的证据，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先生、同行们参考，有误之处，敬请指正。

一、古代文献中的线索

周原位于岐山之阳。自古岐山有广、狭两个概念。《尚书·禹贡》“壶口治梁及岐”、“荆岐既旅”、“导岍及岐”之岐，是广义的岐山，指现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诸县北部的山脉而言，是北山的一部分，岐山的最高峰箭括岭也被称之为岐山，颜师古《汉书注》“岐山，在美阳，即今岐州箭括岭也”是狭义的岐山。与岐山相同，周原亦有广、狭两个概念。据史念海先生论证，广义的周原“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七十余公里，南北宽达二十余公里，顺着渭河成为西北东南走向”^[6]。狭义的周原指周人故都岐周之地。

在先秦文献中，叙述太王迁岐的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是《诗》中的《绵》等篇，详细描述太王迁岐后建都开基的功业。太王至岐，占卜求吉，划定区域，开沟筑垄，俾立室家。缩版筑墙，建立宗庙，乃立冢土，以御外敌^[7]，开始了灭商大业。一是《孟子·梁惠王》、《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篇》等，着重阐述太王迁岐的原因。二是

《庄子·让王篇》云：“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太王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我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心异？且我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下。”这两条线索对太王都邑的位置，都没有详细交代，但说到“岐下”或“周原”，即知是太王都邑。可以得知，太王都邑的位置在当时是十分清楚的，不须细细论述。

两汉时对太王都邑也比较明确，只是在汉代用“中水乡”为方位，标注太王都邑。《汉书·地理志》：“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说文解字》邑部：“邠（岐），周文王（应为太王）所封，在右扶风美阳中水乡。”

两汉以后，郡县分合因朝代更替而异，管辖又有所不同，况且周原上各县城“迁徙的时间集中在由南朝至唐之间”^[8]，所以产生了同名异地和同地异名。酈道元《水经注》记：“（岐水）经岐山而又屈迤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所谓居岐之阳也。……又历周原下，北则中水乡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曰：“周城，一名美阳城，《汉志》‘美阳县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居邑’即此也。……今扶风美阳西北有岐阳城，旧周地也。”明代王祿《谒周公庙记》碑云：“周城，今为岐阳镇。其城犹存，广袤七八里，四围皆深沟，实在今岐山县东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

由上述记载，可知两汉以后，文献大多以“周城”为概念标注方位。但“周城”的内涵却不统一，不仅位置相差，所指也各异。《水经注》的“周城”与《太平寰宇记》的“周城”，位置与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样，不仅混淆了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致使后人对二者是同名同地还是同名异地颇有分歧。对此清代学者多有考证，县志也有记载，但大都依据前代文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周城”的内涵。

“周城”一名，始见于《后汉书·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有周城。”刘昭注：“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纪》曰：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水经注》记载的“周城”，位置在“岐山之阳而近西”，与太王都邑中水乡之间尚有周原相隔。显然，《水经注》记载的“周城”与《后汉书·郡国志》所说的并非一事。唐人李泰主编的《括地志》把周城分为“故周城”——太王都邑和“周公城”——周公封邑，并标注出二城的具体方位。《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周公城，在岐山县北九里，此地周之畿内，周公食采之地也。”《括地志》所云“故周城”确为太王都邑无疑，但又与美阳城混为一谈。对此清代学者高士奇曾明确指出：“《括地志》美阳城亦曰太王城，亦曰周城，《寰宇记》曰周城，一名美阳城，皆误也。”^[9]《括地志》所云“周公城”，指周公采邑，位置同于《水经注》说的周城。《水经注》与《括地志》二书

记载的太王都邑和周公封邑为二地，并不混淆，“周城”的概念明确，位置具体，说明唐代以前，对周公封邑和太王都邑的区分是清楚的。此后不知二者有别，误合二地为一，《谒周公庙记》碑所云“周城……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正是这样的误记。误记的原因大概有二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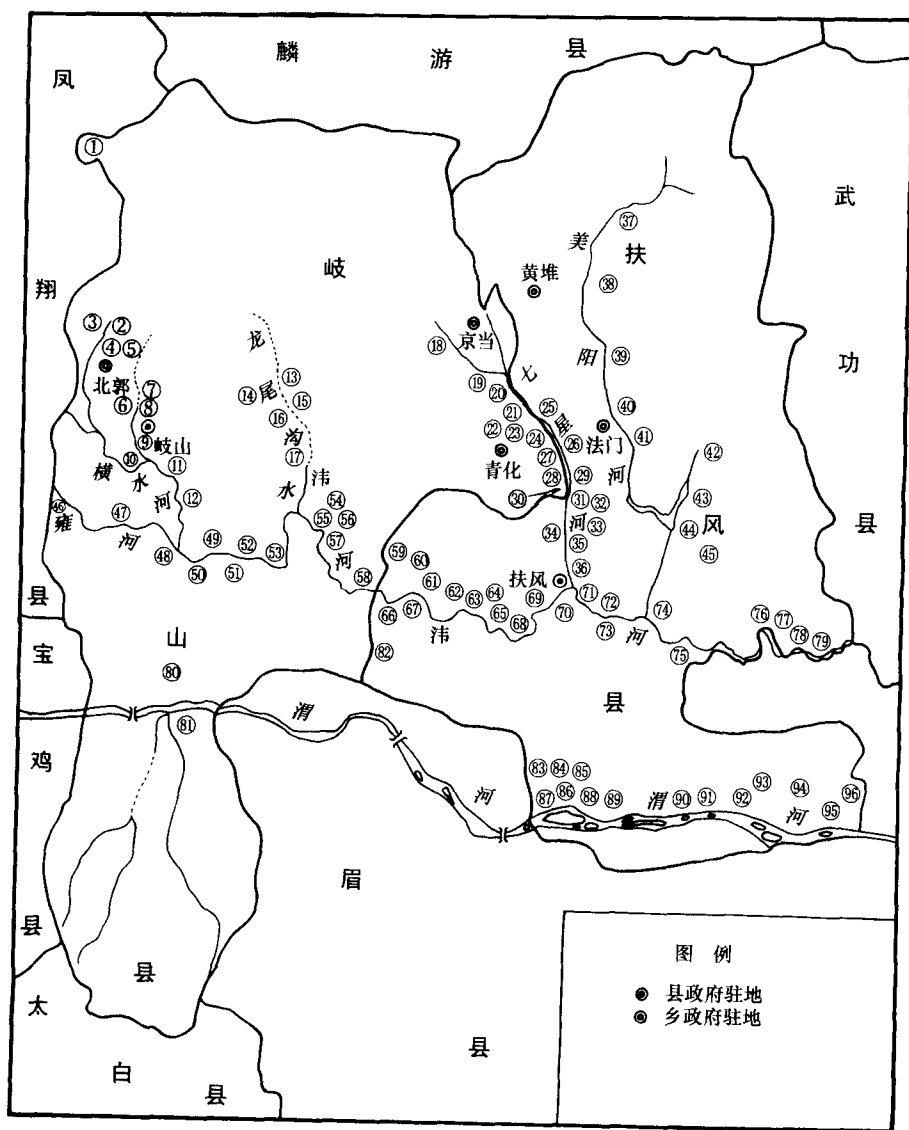
(1) 周原的地形、地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以后人们对周原范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将广义的周原与狭义的周原混淆在一起。据《诗经》记载和史念海先生的论证，周原地势平坦广大，东西可达七十多公里；地理条件也非常优越，田沃地美，河湖密布，泉水潺潺，森林茂密，大树参天，郁郁葱葱。自南北朝至唐宋之间及其以后，河水不断向下切割和侧蚀，沟壑溯水向沟头延伸，使周原先后分出了积石原、三畴原、雍原、五畴原、石鼓原、彭祖原、七里原、饴原等；汉、唐、宋诸代建造都城用材，致使大面积森林消失，又加剧了周原变化的速度^[10]。周原范围的缩小，使后人对周原范围的理解也相应缩小。清乾隆《岐山县志》云：“周原，在县东北四十里，箭括山阳，北自岐阳宫，南至雍水，皆曰周原，即《诗》所谓‘周原赆赆’也。”与现今人们所指狭义周原的概念相差无几。有的更为狭义的理解为箭括岭下正南方为周原。如嘉庆《扶风县志》所引刘世瑞《中水乡考》云：“县西北曰饴原，古周原也。……自岐山县之青化镇入县界，北尽岐之箭括岭，南抵沔水，西至岐之麻叶沟，东抵畴沟河，方可四十五里，所谓中水乡成周聚也。”如按此范围，则将周原遗址的绝大部分遗漏在外。这一点下文详述，此不赘。

(2) 在唐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将古公亶父与周公混称为周公亶父者。今本《竹书纪年》记：“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廿一年，周公亶父薨”。当今学者公认今本《纪年》非汲冢出土之书，而是后人之作。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确颇有影响。直至清末，王国维还云：“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曰过半。”^[11]可见今本《纪年》影响之大，非同小可。今本《纪年》的成书年代，过去多认为是明代。方诗铭、王修龄论证：“清代雷学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清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因此认为‘罗泌已见过今本’。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12]由此可见，这种谬误自宋代就已流传。这一称呼上的混乱，也造成了对二者城邑上的混淆。与前述相联系，这种混淆也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周城应为二地：一是指太王都邑，一是指周公采邑；前者在东，后者在西。

二、考古材料中的证据

在文献线索之外，考古材料是反映历史最直接的证据。它既能弥补文献中的疏漏，



图一 扶风岐山周遗址分布图

- ①岐山西方乡陈家庄村西周遗址 ②岐山北郭乡庙王村遗址 ③岐山北郭乡董家台村遗址 ④岐山北郭乡樊村遗址
 ⑤岐山北郭乡北杨村吴家庄遗址 ⑥岐山北郭乡塄王村遗址 ⑦岐山北郭乡北寨子村遗址 ⑧岐山北郭乡天柱沟遗址
 ⑨岐山凤鸣镇南吴邵村冒王遗址 ⑩岐山凤鸣镇苍颉庙遗址 ⑪岐山凤鸣镇帖家河遗址 ⑫岐山大营乡东坡村遗址
 ⑬岐山蒲村乡孔头村赵家台遗址 ⑭岐山蒲村乡独山村画东遗址 ⑮岐山故郡乡圣佛寺前庄遗址 ⑯岐山故郡乡牟家村
 赵家遗址 ⑰岐山故郡乡牟家下河村遗址 ⑱岐山青化乡南祁家遗址 ⑲岐山青化乡孙家村北孙家遗址 ⑳岐山青化乡
 吴家底遗址 ㉑岐山青化乡赵家遗址 ㉒岐山青化乡焦六遗址 ㉓岐山青化乡北杨遗址 ㉔岐山青化乡翟家村遗址
 ㉕扶风法门乡下康村遗址 ㉖扶风法门乡吊庄遗址 ㉗岐山青化乡丁董家村遗址 ㉘岐山青化乡后峪村下河孙家遗址
 ㉙扶风法门乡南佐村遗址 ㉚岐山青化乡后峪村遗址 ㉛扶风法门乡张家沟遗址 ㉜扶风法门乡西王遗址 ㉝扶风法门
 乡杨家堡遗址 ㉞扶风城关镇南后峪村谢王窖遗址 ㉟扶风城关镇峪村豆家坪遗址 ㊱扶风城关镇白家窖遗址 ㊲扶风
 南阳乡豹子沟遗址 ㊳扶风南阳乡鲁马遗址 ㊴扶风南阳乡章村遗址 ㊵扶风建和乡北桥遗址 ㊶扶风建和乡云岭村云
 西遗址 ㊷扶风召公乡吕宅村遗址 ㊸扶风召公乡大陈村遗址 ㊹扶风召公乡大槐树村锋王遗址 ㊺扶风太白乡早杨村

遗址 ④岐山马江乡小营村东原沟遗址 ⑤岐山孝子陵乡符太慈村粉王遗址 ⑥岐山麦禾营乡原子头村遗址 ⑦岐山大营乡南郭村河西遗址 ⑧岐山麦禾营乡坡子头村遗址 ⑨岐山麦禾营乡王家村遗址 ⑩岐山大营乡巩寺村遗址 ⑪岐山大营乡牛家台村遗址 ⑫岐山益店乡魏家河遗址 ⑬岐山益店乡杜家堡村遗址 ⑭岐山益店乡侯下湾遗址 ⑮岐山益店乡官庄村下官庄遗址 ⑯岐山益店乡康下沟遗址 ⑰扶风新店乡万北堡子村遗址 ⑱扶风新店乡下韦川村遗址 ⑲扶风新店乡唐家河村唐西源遗址 ⑳扶风新店乡五郡村老堡子遗址 ㉑扶风新店乡徐家河遗址 ㉒扶风新店乡蔺家卫遗址 ㉓扶风城关镇张家底遗址 ㉔扶风午井乡显骨寺村东窖遗址 ㉕扶风午井乡显骨寺村南窖遗址 ㉖扶风城关镇益家堡遗址 ㉗扶风城关镇冯家台遗址 ㉘扶风城关镇谭庄遗址 ㉙扶风城关镇东堡村遗址 ㉚扶风城关镇下河村遗址 ㉛扶风段家乡法宝村遗址 ㉜扶风段家乡法宝村遗址 ㉝扶风太白乡功夫沟遗址 ㉞扶风县杏林乡刘家底遗址 ㉟扶风县杏林乡东坡遗址 ㊱扶风县杏林乡孙家台遗址 ㊲扶风县杏林乡席家底遗址 ㊳岐山蔡家坡镇永尧村半坡遗址 ㊴岐山五丈塬乡嘴头村遗址 ㊵扶风段家乡南大同村遗址 ㊶扶风上宋乡神坡遗址 ㊷扶风上宋乡虎王遗址 ㊸扶风上宋乡北吕村遗址 ㊹扶风上宋乡东作村遗址 ㊺扶风上宋乡远将村遗址 ㊻扶风上宋乡牛蹄村遗址 ㊼扶风上宋乡西渠村梁家堡遗址 ㊽扶风上宋乡东渠村曹家遗址 ㊾扶风柔谷乡姜嫄村遗址 ㊿扶风柔谷乡白龙湾遗址 ㉑扶风柔谷乡陈村田家遗址 ㉒扶风柔谷乡石家村遗址 ㉓扶风柔谷乡石家村遗址 ㉔扶风柔谷乡法禧村遗址

(①~④属渭河支流 ⑤~⑨属渭河流域 ⑩~⑳属渭河流域)

又可以纠正其谬误。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先生曾在陕西的岐山、扶风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将成果写成《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一文。石先生认为:“岐是太王迁徙的地方,在岐山之阳,大家一致认为是现在的岐阳堡,大概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北面岐山和南面的周原,确定了它的位置。”^[13]石璋如先生将考古成果和古代文献资料结合,判断周人的都城,功绩不可低估。但是因为当时对周文化,尤其是先周的考古学文化没有多少认识,因而在现在看来,石先生依据彩陶系统遗存、白灰面和采集的器物认定岐阳堡是太王都邑是明显的失误。

近 40 年来,随着多次的考古发掘和对先周、西周等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对这些文化尤其是对先周文化内涵的不断揭示和认识,较之 40 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运用考古资料判断太王都邑和周公采邑的条件业已成熟。

我们根据 40 年来的考古发掘,器物出土和文物普查的成果,将扶风、岐山两县的周遗址(包括先周遗址、西周遗址及个别商遗址)的分布绘制成扶风岐山周遗址分布图(图一)和岐周都邑遗址分布图(图二)。从图中可以看出两县的周遗址基本上分布在河流附近,大致在由南向北的四个区域范围内:

(1) 渭河流域(图一, 80~96。渭河南岸的大部分遗址和北岸的部分遗址分布在眉县境内,因不影响主要问题的说明,这里暂且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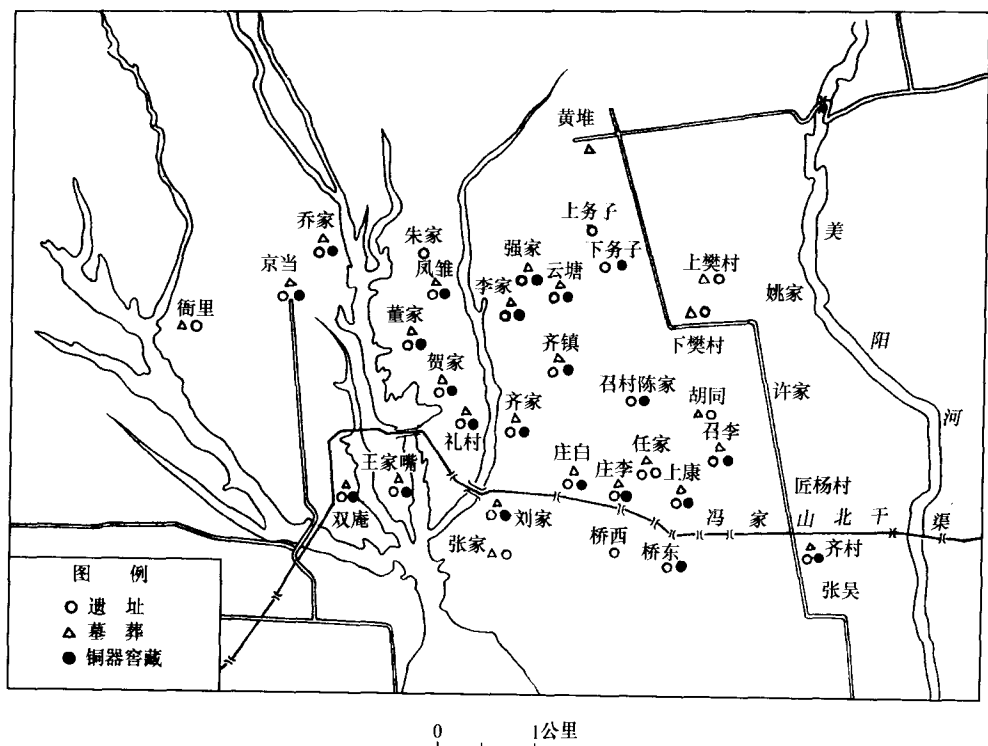
(2) 渭河主干水(图一, 46~79)

(3) 渭河支流——横水河(图一, 1~12)、龙尾沟水(图一, 13~17)、峙沟河(今名七星河;图一, 18~36)、美阳河(图一, 37~45)

(4) 峙沟河与美阳河之间的北部地域(图二)

在上述四个区域中,遗址面积较大和集中出土青铜器的地方有二:

(1) 遗址面积最大的是峙沟河与美阳河之间的北部地区,即现今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周原的地方(图二),其范围西起峙沟河及祁家沟以东,东至美阳河,北及黄堆,南抵



图二 岐周都邑遗址分布图

齐家村——张家村一线。这里自汉代以来就有铜器出土^[14]。清末，相继出土了大丰簋、大小孟鼎、克器、毛公鼎等西周重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先后发现了函皇父器、伯鲜器等。50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特别是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发掘了凤雏宫殿（宗庙）遗址，召陈房屋建筑遗址，云塘制骨作坊遗址及贺家、齐家、云塘、黄堆、刘家等墓葬区，在召陈、庄白、齐家、强家、凤雏、董家等村相继发现了西周铜器窖藏，出土数批铜礼器，数量之大，铭文之重要，非其他地区所能比，说明这一地区当是周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这一区域内，靠近峙沟河两侧的遗址时代稍早，先周和西周初年的占相当比例。如岐山县京当乡的风雏、贺家、礼村、王家嘴及扶风县法门乡刘家等村先后发掘出先周和西周初年的遗址和墓葬^[15]。距峙沟河稍远的遗址、墓葬，时代相对要晚一些，大多为西周后期。这反映了周人于西周时期逐渐向东发展的史实。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在的王家嘴村南边，沿着刘家、礼村、齐家向东北方向有一条宽约150米左右的深沟，当地群众称之为齐家沟或刘家沟，是现今扶风县与岐山县的县界，这条沟在西周时期是不存在的。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峙沟河在王家嘴附近，东受齐家沟、西受岐阳沟和双庵沟。双庵沟甚短促。王家沟形成很早，齐家和岐阳、双

庵三沟都远较王家沟为迟。特别是刘家沟在刘家附近冲断了一处汉墓群,说明这条沟的形成最早也应在东汉以后。”^[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周原考古队的钻探工作也证明了史念海先生的论点^[17]。这样,在西起嵎沟河,东至美阳沟的范围内,在先周和西周时期是平坦而相连为一的,这样的环境为周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2) 现岐山县北郭乡和周公庙一带是仅次于上述遗址区的又一个大型遗址区。尤其是在周公庙附近,有一2平方公里的遗址区,面积大,堆积层厚,内涵丰富,曾出有西周空心砖^[18]。这一带是屡出先周和西周铜器的地方。历年来出土的铜器有:

1974年,北郭乡张家场出土蕉叶纹觚、父丁爵各一件^[19]。

1975年,北郭乡寨子西沟出土了史父己鼎、涡纹鼎各一件,方格乳钉簋二件^[20]。

1977年,北郭乡周公庙东侧出土铜鬲一件^[21]。

1978年,北郭乡北杨吴家庄出土王伯姜鼎一件,窃曲纹簋盖一件^[22]。

1981年,北郭乡曹家沟出土周郇谿鼎和弦纹鼎各一件,同出土的还有一件高领袋足陶鬲^[23]。

此外,北郭乡八亩沟曾出土窃曲纹鼎一件,北郭乡出土素面鼎一件。这些铜器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带曾是周人又一个主要活动地域。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这两个遗址区的位置与《括地志》所说的故周城——太王都邑和周公城——周公封邑的位置大体相当,也与《水经注》所说的“中水乡”和“周城”的位置相符。故我们认为: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当为二地,太王都邑在现在包括祁家沟以东的嵎沟河与美阳河之间,即现今人们习惯称之为周原一带;周公采邑当在今岐山县的北郭乡和周公庙附近。

三、结 语

对太王都邑和周公采邑位置的确定,是正确认识周原遗址性质和周原在西周时期所处地位的第一步,也是正确认识周原出土遗址和遗物的关键。通过对周原遗址性质的讨论,有益于确定西周国家的社会性质。以前许多师长、先生都曾著文论述,这里我们也参加讨论,抛砖引玉,有误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注 释

[1] [4] [5] 《史记·周本纪》。

[2] 《史记·周本纪集解》。

[3] 《诗·鲁颂·閟宫》。

[6] [8] [10] [16] 史念海:《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6年3期,又载《河山集》(二)。

- [7] 《诗·大雅·绵》。
- [9] 朱右曾：《诗地理征》，《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四十三。
- [11]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 [12]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13]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1949年。
- [14] 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西汉宣帝神爵年间，扶风美阳出土的尸臣鼎。（《汉书·效祀志》下），东汉章帝建初七年美阳出土酒尊（《宋书·符瑞志》）。
- [15] 1966年冬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周墓，出有尹丞鼎、史速方鼎、史盭簋等17件铜器，依据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判定墓的时代当在周初，最晚不过康王（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6期）；1973年冬在贺家西壕发掘清理的10座周墓中一号墓的时代下限在西周初年（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1976年在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掘了宫殿（宗庙）遗址，建筑群的始建年代在武王灭商以前（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0期），1977年于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间内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也证明了这一点（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了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1976年贺家村西发掘的周墓中M135、M116等属于先周时期，M113等属于西周初年（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1980年岐山县王家嘴发掘了一座周初墓葬（巨万仓：《陕西岐山王家嘴、衙里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8期）。
- [17] 陕西考古所周原队曾在这一带钻探，找出了有力证据。因资料未发，这里不作详细讨论。
- [18] ~ [23] 祁建业：《岐山县北郭公社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原刊于《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

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

一、序 言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自周先祖古公亶父避薰育戎狄之攻，率族众迁于此，至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这里一直是周人的重地。西周鼎盛时期，这里属王畿之内，诸多姬姓与异姓豪门大族因居于此^[1]。西周覆灭后，周原亦沦为废墟，但豪门大族的宗庙、宫寝以及礼器等的遗物遗迹，为我们今天揭示西周政治、经济、军事、礼制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详实的材料。

自汉代以来，周原就有西周铜器出土^[2]，尤其是近代，著名的大丰簋、大小孟鼎、师趯鼎、墙盘、五祀卫鼎、九祀卫鼎、大小克鼎、猳簋、毛公鼎等西周重器均出于此。近 150 年间，周原出土的铜器已在千件左右，超过了宗周的丰镐地区和成周的洛阳地区；铜器铭文的内容涉及到西周的宗法、礼制、军事、职官、土地制度、法律诉讼、氏族、方国、地理等诸多方面。此外，铜器形体之大，铸造之精美以及铜器分布的密集程度，也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广大学者对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考古学角度，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周原西周铜器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依其内在规律进行分期。

二、周原出土西周铜器的分析

（一）资料的介绍与方法

周原出土的西周铜器，按照出土时的不同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

1. 墓葬

（1）墓葬的分布 西周墓葬在周原范围内分布较广（图一），主要集中在祁家沟和峙沟河（又称七星河）东侧与美阳河之间。其中数贺家村、王家嘴、黄堆、齐家、刘家村等地的西周墓葬区面积最大。从现在出土的材料看来，铜器墓除集中在贺家村、王家嘴、黄堆、齐家、刘家村之外，还有云塘、齐镇、强家、庄白、上康、召李等自然村。

